

聂文郁

阮籍诗解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原平 聂文郁

阮籍是公元三世纪的伟大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历代学者对《咏怀诗》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一组划时代的佳作。例如钟嵘说它是“篇章的珠泽，文采的邓林”（《诗品序》），房玄龄说它“为世所重”（《晋书》卷四十九），杨载说它“此诗之宗”（《诗法家数》），王夫之说它是“旷代绝作”（《古诗评选》卷四），陈祚明说它是“神至之笔”（《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王士禛说它“最为挺出”（《渔洋文》），等等。显然，以上诸人对《咏怀诗》从各个角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虽然历代学者认为《咏怀诗》是一组划时代的作品，但他们在阅读钻研的过程中又感到它很难懂。钟嵘曾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卷上），李善曾说它“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注），沈德潜曾说它“读者莫求归趣”（《说诗碎语》），直到现在，难懂的说法依然存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说它：“但隐晦难懂，究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也说它：“用比兴过多，有时使人难以理解。”

《咏怀诗》“厥旨渊放”是事实，“文多隐避”、“用比兴多”也是事实；可是我们就诗的本身去深入挖掘，通过形式及其内在联系来寻求内容，那《咏怀诗》的思想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历代学者大多丢开诗的本身，不去深入挖掘，却从诗外搬取史事来填塞诗句，以求解释；其中特别是那些紧紧抱着阮籍忠魏这一偏见的评注者们，更是乱搬乱塞，将这一划时代的佳作，弄得牵强附会，支离破碎，似是而非，完全抹杀了它所表达的“洋洋乎会于风雅”（《诗品》卷上）的社会内容，当然也就无视于它与建安文学一脉相通的“风骨遒逸，自具性情”（《贞一斋诗话》）的创作道路与风格。这样一来，必然削弱甚至破坏了诗篇本身所具有的高超的思想性与卓越的艺术性。对这一情况，清人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五十六条已提出批评：“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笺释者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沈氏这一批评，正表达了我们上述的意见。

所谓“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一语，恰好指明阮籍在时代的压力下，作诗不能不“多用比兴”，不能不“文多隐避”，从而使他的诗不能不出现“厥旨渊放”的风格。这个风格是阮诗独一无二、自成一家的风格，历代学者对这一风格作了肯定。《文心雕龙·体性》说阮诗“响逸而调远”；《诗品》卷上说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阮步兵集题辞》说阮诗“文隐指远”；《兰圃撷余》说阮诗“深入寄括”等。所有这些都说的是这种“厥旨渊放”的风格。风格如此，读者就得拨云雾以见天日，深入到诗篇的字里行间，钻研“比兴”，探诗“隐避”，寻求它们所包藏的思想内容。这样寻求来的思想内容，才是《咏怀

诗》所具有的真实的思想内容，也才无损于它的艺术表现的完美性。

本书就是按这一要求写作的。对往昔以及今人的笺注评解，合乎这一要求的，就热情地肯定；不合这一要求的，就大胆地批驳。吾师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是我五十三年前亲聆讲授的，获益甚深，心得颇多。所以本书在校勘、注解以至评议方面多所肯定；但在某些地方如有疑惑，也当仁不让，提出异议。至于古今沿用忠魏之说，乱以史事填塞诗句，在评解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削弱、破坏了《咏怀》篇章的完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本书自当不惜笔墨，立志求真，给予抛弃批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忠魏之说者间有善言卓见，也要适当给予肯定，绝不因其失误于彼而就埋没其纯正于此。

本书虽按深入篇章来挖掘这一要求写作，但因才力不济，文学修养浅薄，必多理屈辞穷、偏颇不适之处，敬希读者给予斧正。本书在出版前为了弥补缺陷，曾以打印稿征求意见，在这里我特向不吝赐教的诸君，敬致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六年八月作于青海师大

# 目 录

前言	( 1 )
试探《咏怀诗》八十二首	( 1 )
八十二首《咏怀诗》解译	( 2 )
其一(夜中不能寐)	( 21 )
其二(二妃游江滨)	( 28 )
其三(嘉树下成蹊)	( 33 )
其四(天马出西北)	( 35 )
其五(平生少年时)	( 37 )
其六(昔闻东陵瓜)	( 41 )
其七(炎暑惟兹夏)	( 43 )
其八(灼灼西隤日)	( 46 )
其九(步出上东门)	( 49 )
其十(北里多奇舞)	( 52 )
其十一(湛湛长江水)	( 55 )
其十二(昔日繁华子)	( 58 )
其十三(登高临四野)	( 61 )
其十四(开秋兆凉气)	( 64 )
其十五(昔年十四五)	( 66 )
其十六(徘徊莲池上)	( 69 )
其十七(独坐空堂上)	( 73 )

其十八（悬车在西南）	（76）
其十九（西方有佳人）	（79）
其二十（杨朱泣岐路）	（80）
其二十一（于心怀寸阴）	（85）
其二十二（夏后乘灵舆）	（88）
其二十三（东南有射山）	（90）
其二十四（殷忧令志结）	（93）
其二十五（拔剑临白刃）	（97）
其二十六（朝登洪坡颠）	（99）
其二十七（周郑天下交）	（102）
其二十八（若木耀西海）	（105）
其二十九（昔余游大梁）	（109）
其三十（驱车出门去）	（113）
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	（116）
其三十二（朝阳不再盛）	（119）
其三十三（一日复一夕）	（123）
其三十四（一日复一朝）	（126）
其三十五（世务何缤纷）	（129）
其三十六（谁言万事难）	（132）
其三十七（嘉时在今辰）	（134）
其三十八（炎光延万里）	（137）
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	（140）
其四十（混元生两仪）	（143）
其四十一（天网弥四野）	（147）
其四十二（玉业须良辅）	（151）
其四十三（鸿鹄相随飞）	（155）

其四十四 (倚物终始殊)	(157)
其四十五 (幽兰不可佩)	(160)
其四十六 (鸞鵙飞桑榆)	(162)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	(165)
其四十八 (鸣鵙培庭树)	(168)
其四十九 (步游三衢旁)	(170)
其五十 (清露为凝霜)	(172)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	(174)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	(177)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	(180)
其五十四 (夸谈快愤懑)	(184)
其五十五 (人言愿延年)	(185)
其五十六 (贵贱在天命)	(190)
其五十七 (惊风振四野)	(193)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云)	(196)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	(199)
其六十 (儒者通六艺)	(202)
其六十一 (少年学击刺)	(205)
其六十二 (平昼整衣冠)	(208)
其六十三 (多虑令志散)	(210)
其六十四 (朝出上东门)	(212)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	(214)
其六十六 (寒门不可出)	(217)
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	(220)
其六十八 (北临乾昧谿)	(223)
其六十九 (人知结交易)	(226)

其七十(有悲则有情) .....	(228)
其七十一(木槿荣丘墓) .....	(231)
其七十二(修涂驰轩车) .....	(234)
其七十三(横木有奇士) .....	(236)
其七十四(骑坎上世士) .....	(238)
其七十五(梁东有芳草) .....	(242)
其七十六(秋驾安可学) .....	(245)
其七十七(咄嗟行至老) .....	(249)
其七十八(昔有神仙士) .....	(252)
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鸟) .....	(253)
其八十(出门望佳人) .....	(256)
其八十一(昔有神仙者) .....	(258)
其八十二(墓前荧荧者) .....	(260)
<b>阮籍诗古今评辑要</b> .....	<b>(263)</b>
<b>附录</b> .....	<b>(280)</b>
《世说新语》及其注关于阮籍言行的记载(南朝宋 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	(280)
《晋书·阮籍传》(唐房玄龄等撰) .....	(285)
《晋书》有关列传中对阮籍言行的记载(唐房玄龄等 撰) .....	(288)



## 试探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

阮籍(公元二一〇~二六三年)是我国魏晋时代的一位伟大诗人。从曹植到陶潜这二百年间,我国文学史上曾出现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著名诗人,但其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的却是阮籍。阮籍的成就,一方面是对我国的诗歌在伟大诗人曹植之后进一步开拓创新,做出贡献,使五言诗在写作范围、体例与技巧等方面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辄得咎、“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黑暗的时代,他能使用生花妙笔,避开写作上的天罗地网,真实地巧妙地反映了现实,批判了现实,从而使后世从他的诗歌里,得以委婉曲折地看到时代的面貌,听见时代的呼声,这里他最大的也是在那个时代无人可以比拟的功绩。

阮籍最主要的诗篇是八十二首《咏怀诗》。《咏怀诗》,就其内容来说,具有广阔的社会性与现实性。历代文人多把《咏怀诗》范围在作者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里,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它“有忧生之嗟”,这当然是错误的。《咏怀诗》八十二首虽然不是各有题目,而只是总的一个题目,但它具有多种多样的主题,反映了、剖析了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这确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我国自曹魏太和以后，魏、蜀、吴之间你死我活的征战，随着岁月的推移，已逐渐减少减弱，三国鼎立局面已稳定地存在了。《通鉴》卷七十二《魏纪》三记载，魏明帝曹叡曾在太尉华歆上疏说愿陛下“以征伐为后事”之后回答说：“贼（指吴蜀）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这正可说明鼎立局面稳定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稳定存在，所以，魏（当然蜀、吴也不例外）的统治者也就日益荒淫腐化。就以曹叡来说，史载他大兴土木，造许昌宫，治洛阳宫，起昭阳殿，修太极殿，筑总章观等，而且讲究壮观，高十余丈。因为“帝好土功”，就使“力役不已，农桑失业”。曹叡又“耽于内宠”，原先武帝规定王后之下妇官五等，文帝增为十等，到明帝，除增为十二等外，还把妇官的爵禄，比照百官等级，如曹叡所增的淑妃，就规定“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本有济世志”的阮籍，面对这样荒淫腐化的现实，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咏怀诗》确有不少讽喻诗，来揭露、抨击统治层的荒淫腐朽生活。

《咏怀诗》其十一是一首借用楚人楚事来抨击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寻欢逐乐、不计后患的诗篇。它说：“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作者在这里不仅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生活，还用“黄雀”这一典实，指出他们必将灭亡的下场。何以知这是抨击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呢？这是从诗篇的前半幅得以理解的。前半幅是就望字着笔的，望而生感，感而生悲，悲什么？悲最高统治集团的荒淫生活。这样就把后半幅所写的寻欢逐乐、不计后患的荒淫情事与当时统治者联系

起来。

又其十二是一首借古讽今的诗，它通过楚国安陵与魏国龙阳跟其国君同性交欢而受宠这一故事的叙述，揭露了当时权贵荒淫无耻、腐化至极的生活。虽然全篇未见一个今字，但作者取材这一肮脏故事的意图是很显然的。这首诗是：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盼发媚姿，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吴淇曾说：“此诗昔日繁华子，妙在昔日二字，谓此已成昔日之事，真足发人深省。”这里“发人深省”正道出以昔日对比今日之意。

又其三十一以凭吊的口吻叙述魏王在吹台欢乐饮宴而不谋治国强兵之计的事，来讽喻时政，警告当时统治者。诗中 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士灰。”这首诗可称为艺术之花，全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它巧妙地抒写了作者讽喻时政的意图。这个意图是蜻蜓点水、以首句中“魏都”二字点出来的。

又其六十四用一浪推一浪的写作方法，从出城遥望而得所见，由所见而生徘徊，由徘徊而点出他徘徊的原因是痛恨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化生活。它说：“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沉，鹖黄相与嬉。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这里只用“思妖姬”三字，联系上句“遥望首阳基”，读者就会知道作者是对最高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的生活“郁然”不快。

从历代封建政治看，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生活必然与黑暗

政治、污浊官场分不开。不要说夏桀与殷纣是如此，就是被封建史学家不遗余力所宣扬的唐太宗也不例外。唐太宗迷信《秘记》所载“女主武王代天子”这一谬说，但武媚娘近在身边，却视而不见，枉杀了武连县公、武安并小名五娘的李君羨。曹魏统治者荒淫腐朽情况如此，其政治黑暗，官场污浊，当亦不会例外。阮籍《咏怀诗》对此也作了真实的多方面的反映。

其五十一一开始就用具体事例说明当时政治黑暗，正气不伸，一切倒行逆施。接着用影射比兴的笔法，指出政治黑暗的后果是贤者思去，众叛亲离。最后用提问的口气，提出混沌氏的死亡，让读者就上述情况来思考。全诗是：“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心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谓混沌氏，倏忽体貌隳。”这首诗前四句，文字通畅，不难理解。后六句使用比兴，使用典实，转了弯子，隔了一层。我们必须从本诗的内在联系上去推敲，才能把表面上说南燕展翅，高叟怨亲，屈原因顿等事，理解为正气不伸，政治黑暗，贤者思去，众叛亲离。从而也就会对混沌氏之死的提问，做出正确的答案。

其四十五举出六种花草藤木来比拟朝廷用人，指出当时官场正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贤不肖倒置的污浊的官场。“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这里前三句比拟贤者，后三句比拟不肖。幽兰、朱草、修竹，人所喜爱；射干仅四寸，葛藟乃蔓草，人所不喜爱，由是知其比拟的旨意。对于这样污浊的官场，作者当然要情动于中，忧心忡忡。但作者

不写这些，却以讨论的口吻，指出忧心无益、不必动情，去归太清求仙最好。这样写法的妙处，就在于“曰忧无益者，正忧之至也。”（陈祚明语）

其五十四从忧愁烦恼写起，写他想用夸夸的驰想去消除忧愁烦恼，最后点出所以忧愁烦恼的原因是：当时政治上玉石同糅，贤愚不分；作者因而才有怀才不遇之叹，并为此伤心掉泪。诗篇末两句：“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玉与石本不相同，现在把它们等同起来，当会叫人联想到当时政治黑暗，贤愚不分，这怎不叫那不愿同流合污的作者为之泪下呢？清代成书指出：“夸谈快愤懣，嗣宗一生放言傲物，都是此意。”成氏的这些话正指出、肯定了本诗写作的思想基础。

其七十二具体地揭露了当时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官场情况。它说：“修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繇。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这里“修涂”两句写争夺，“势路”一句指出争夺的是权与名利。“高名”以下四句，写为了权与名利而去钩心斗角的争夺情况。对这种争夺情况，作者是抓住“亲昵”、“骨肉”之间来描绘的，亲昵、骨肉尚如此，其他就不言而喻了。诗篇最后“更希”两句道出作者的愿望，但这愿望是空想，是不能实现的，是阶级社会这一制度使然而不可改变的。

其五十三是指责当时身居高位的权贵的，它说：“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傍。”诗篇从行、食、衣、住四个方面叙述夸毗子奢侈腐朽的生活，这已

是够人厌恶的了。而这种人却是“大言夸之”、“谀言毗之”，专事吹捧奉承，抱着坏心肠，来搞阴谋、害人的。对这种人，作者是恨之入骨的。末后“不见”二句正抒发了他这样心情下的诅咒情绪，它以朝生夕陨的木槿为比表示了这一情绪。

其七十写当时严酷的法网给人民带来的不幸。政治黑暗，官场污浊，必然招致人民甚至正直士大夫们的不满与反抗。统治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就要严刑峻法，捕关杖杀，安排严密的法网，顺我者存，逆我者亡。遭受不幸的人民，将为此而悲伤，为此而逃亡。诚如诗篇所说：“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作者终于在诗篇最后提出一个逃避法网的办法：“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这个办法当是作者在黑暗、污浊的现实中实行了的，他“口不臧否人物”，“发言玄远”，确已逃避开了严酷的法网。但一般人不能“玄远”，又哪能办得到！就是办得到，也未必行之有效。

其六十七揭露、讽刺了混迹在官场上的伪善的礼法之士。自汉武帝刘彻以来，封建统治者都宣扬孔孟，尊崇儒道。迄至魏晋，爬上政治舞台或准备爬上的，更是在口头上高谈儒道，宣扬礼法，但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一些伪君子。正如诗篇所说：“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作者对这种阳一套、阴一套，扭捏造作的丑态，是难以入目的，所以诗篇最后结论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玩赏这两句，就会觉得诗篇将当时礼法之士“胁肩谄笑、病于夏畦”的丑恶面貌说到家了。无怪乎《晋书》本传指出礼法之士对阮籍嫉之如仇。本诗正显示了他与礼法之士誓不两立的立场。

《孟子·滕文公》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魏晋时代的政治，官场如此黑暗、如此污浊，必然影响社会风气，直使邪气上升，呈现出奸巧诈伪、乌烟瘴气的肮脏现象。《咏怀诗》对此作了如实的剖析。

其七十四写的就是越来越坏的社会风气。它说：“嵇钦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这里“季叶”一词，实为当时社会的同义语。这是本诗前半部分主要的思想内容。后半部分写在这样越来越坏的社会风气之中，他要坚守道真，走巢由的道路。这就表示了他要与奔竞之士对抗而不能同流合污的硬骨头精神。

其七十七写社会风气极为丑恶凶险，同根同源、近如耳目的人，也因“人情”不同，生阴谋、搞迫害。诗说：“咄嗟行至老，倏俛常苦忧。临川羨洪波，同始异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仇。仇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社会上同根同源、近如耳目的人，因为“人情”不同，看法、立场、道路不同，还要去“自逼遒”；那彼此毫无关系的人，其阴谋、迫害的情况就不言而喻。社会风气之坏，确已达到极点。

其八十二也用自然界作比拟来剖析社会，诗中说：“墓前茱萸者，木槿耀朱华。荣好未终朝，连颿郎其葩。岂若西山草，琅玕与丹禾。垂影临增城，余光照九阿。宁微少年子，日夕难咨嗟。”这首诗是用对比的象征手法写出来的。一方面写木槿花艳丽一时而迅速零落，另一方面写琅玕与丹禾“垂影临增城，余光照九阿”。作者或贬或褒的情思，是可以从诗篇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的。我们再来看其四十四也

是用五光十色的自然景物来比拟当时的社会情况的。诗中  
说：“侏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  
堂。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焉敢希千术，三春显微光。  
自非凌风树，憔悴乌有常。”从表面看，它所描绘的是自然  
景物，但究其创作意图，当是以自然景物做比拟，来剖析社  
会的。就“侏物”二字看，更确切地说本篇是剖析士大夫这一  
社会层的。作者毕竟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者，在其八十二诗  
里，他看到了“木槿花”，也看到了“琅玕”与“丹禾”。  
在这一首诗里，他看到了“芝英”、“桃李”，他也看到了  
“琅玕”、松柏（凌风树）。他以自然界不同情况的两类事  
物，来剖析社会所呈现的美丑。通过美与丑的剖析，表达  
了他褒贬爱憎的情思。他的美与丑、贤与不肖的观念却经常  
而牢固地出现在他的诗篇里。他有不少诗篇揭露、讽刺或抨  
击了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与不肖人物。同时也有不少诗篇  
颂扬贤者及其良言善行。

其五十六主要揭露、讽刺社会上那些巧言令色、反复无  
常、利禄薰心、忘恩负义的人。诗篇说：“婉娈佞邪子，随  
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鹤鸣云中，载飞靡  
所期。焉知倾侧士，一旦不可持。”很显然，这里前六句对  
“佞邪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其中“但为谗夫嗤”  
一句饱含着作者严厉无情而绝不饶恕的情绪，指出对这种  
人，谗夫尚“嗤”，何况其他。末后两句，作者在无情揭露  
与讽刺之余，还对这种人以诅咒的语气提出了警告。

其七十五是一篇嘲讽社会里那些以德行欺人，以声誉取  
荣的伪君子的诗。它说：“梁东有芳草，一朝再三荣。色  
容艳姿美，光华耀倾城。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



时，安知百世名？”这里“梁东”四句写芳草，究其深意，已渗透了“明哲士”的身影。“岂为”两句，对明哲士的妖蛊谄媚的丑态，在疑问的口吻下做了肯定。“轻薄”两句是劝诫语。从本篇与上篇其五十六比照来看，作者对当时社会各种不良现象与不肖人物，是按照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笔触，其五十六用的是严厉无情而绝不饶恕的笔触，本诗却用缓和而留有余地的笔触。

其五十只六句，短小精悍，集中地抒发了作者生活在当时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全诗是：“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以清露、花草事，说明一切在变，因而不必为君子变为不贤一事而心烦难忍，应顺应此理，争取长寿。我们深入考究，这里已深深渗透了作者对社会、对时代的苦闷。诗篇是从不必苦闷的描叙中抒发了作者的苦闷。

阮籍揭露、讽刺或抨击社会的丑恶现象与不肖人物的诗，除这里举出的其五十六、其七十五与其五十之外，上边谈统治者荒淫腐化与政治黑暗、官场污浊已经谈了许多，我们不必举例再谈了。现在我们来谈《咏怀诗》中的另一方面——作者颂扬赞赏贤者及其良言善行的诗篇。

其七十一颂扬了人世间那种慷慨努力、天天向上的精神。诗篇说：“木瑾荣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蟋蟀吟户牖，螭蛄鸣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为谁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本诗前十句列举木瑾、蟋蟀、螭蛄、蜉蝣等四类细草小虫做例证；最后两句以结语的方式肯定了论点。结语的末一句“慷慨各努力”是论点的主旨所在，其上一句“生命几何